

# 青春风

◎青春风编辑部



# 倾城

年少不识爱恨

一生最心动

繁华三千

独取一瓢弱水

江山如画

不及一点朱砂

特辑  
文字之城 3

延边教育出版社



# 傾城

一生一世一双人，  
半醉半醒半浮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风特辑. 3 / 青春风编辑部主编. -- 延吉: 延边教育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24-6530-3

I. ①青… II. ①青…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0131 号

---

青春风特辑. 3

---

主 编：青春风编辑部  
责任编辑：刘芳芳  
出版发行：延边教育出版社  
社 址：吉林省延吉市长白山东路 98 号  
邮 编：133000  
网 址：<http://www.ybep.com.cn>  
电 话：0433-2913940（编辑部） 0371-68698015（邮购部）  
传 真：0433-2913964  
印 刷：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0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24-6530-3  
定 价：15.80 元

---

延边教育出版社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

声明

基于对知识和创作的尊重，本书向所选文章、图片的作者给予补贴。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联系的作者，我们在此深表歉意，当您看到本书时，请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向您支付补贴和赠送样书。

联系方式：0371-68698867



点·唇·不记来时路  
绛

006 卿为红尘拂鬓华

／绿袖

012 云山漫倾心

／橘文冷

018 子虞

／九度

025 昨日盛世花

／六州笑

卜·算·子·迟日江山暮

032 春夏两相欺

／单阿因

039 卿为君嫁

／北奚

045 曾有檐鱼寄心间

／酒以

052 一世权臣

／陆闲亭

目  
录



蝶·花  
恋·花  
·零落花如许

058 百里还箴

／别枝

065 歌尽桃花扇底风

／姜悔

071 青花美鱼

／荷川

078 鬓边不是海棠红

／四藏

长·思  
·夜深千帐灯

085 君心唯有夜寒知

／阿星

092 宠妃之道

／芙暖

099 梦入岁晚花

／宁溪姑娘

106 忘川夜话·诡美人

／璃华

虞美人·雪满长安道

113 谁裁云锦，织梦长安

120 窃心

127 袖笼千机变

133 江湖夜雨十年灯

／墨夕颜

／十一醉

／麦九

／乐笙

子夜歌·往事已成空

140 书中芸香，瑶台有路

147 微臣好忙，忙着爬墙

153 长安梦里别故人

／木惊堂

／麦九

／易元宝





# 傾城

一生一世一双人，  
半醉半醒半浮生。



点·唇  
绛·不记来时路

005 卿为红尘拂鬓华

／绿袖

012 云山漫倾心

／橘文冷

018 子虞

／九度

025 昨日盛世花

／六州笑

卜·算子·迟日江山暮

032 春夏两相欺

／单阿囡

039 卿为君嫁

／北奚

045 曾有檐鱼寄心间

／酒以

052 一世权臣

／陆闲亭

目录





蝶·花  
恋·花  
·零落花如许

058 百里还箴

／别枝

065 歌尽桃花扇底风

／姜悔

071 青花羡鱼

／荷川

078 鬓边不是海棠红

／四藏

长·思  
相·思  
·夜深千帐灯

085 君心唯有夜寒知

／阿星

092 宠妃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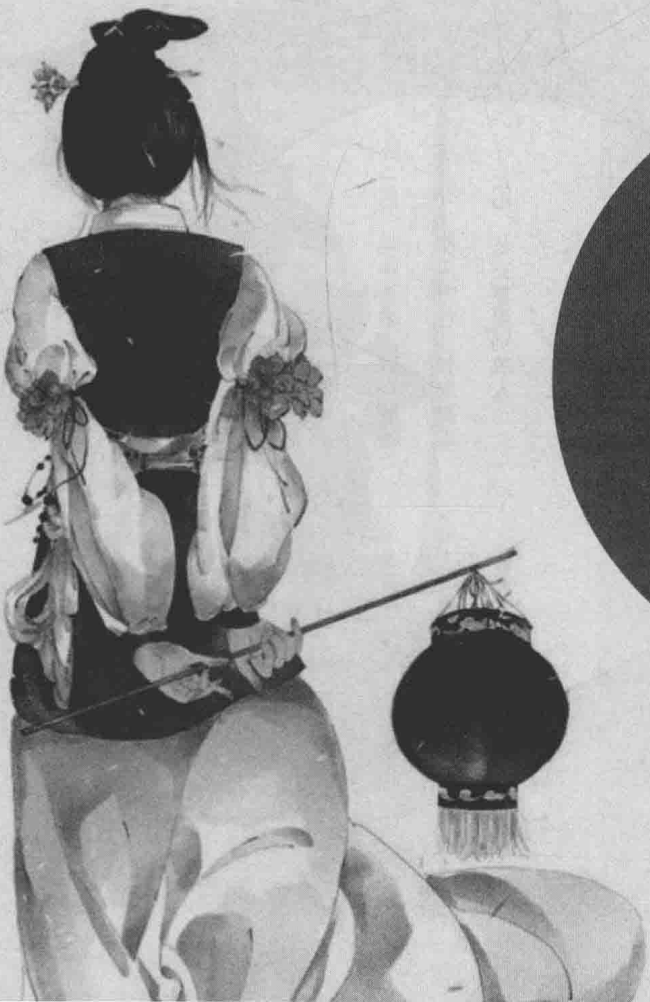
／芙暖

099 梦入岁晚花

／宁溪姑娘

106 忘川夜话·诡美人

／璃华



虞美人·雪满长安道

113 谁裁云锦，织梦长安

120 窃心

127 袖笼千机变

133 江湖夜雨十年灯

／墨夕颜

／十一醉

／麦九

／乐奎

子夜歌·往事已成空

140 书中芸香，瑶台有路

147 微臣好忙，忙着爬墙

153 长安梦里别故人

／木惊堂

／麦九

／易元宝





初阳死去的那一天，是二月初三。

二月初三，初春未至，最后的一场冬雪将将初歇，寒风像刀子一样拂面而来，眯着眼睛望过去，青砖黛瓦间都蒙上一层稀疏的白，却又转瞬即逝，就像她这短暂的一生。

她死在她的夫家镇北将军季喙府邸的烟清湖中，半夜跌落湖中至次日清晨才被发现。我会得到消息，还是因为清晨梁帝宣我进宫，命我入季将军府邸调查这件事。

初阳是他第十二个女儿，大梁的文乐公主，可他语气凉薄，不轻不重地提点我：“季喙手握重权，是大梁的股肱之臣，青崖岭一战他九死一生，刚得了战功，查不出就罢了，若是查出点什么……”他止住了后面的话，所有的意思都在这意味深长的停顿中泄露，最后补充道：“万不可让朝臣心寒。”

所有的话如鲠在喉，我勉力压抑住情绪，深深地俯首，轻轻地回道：“臣，遵旨。”

我到季府的时候，季喙已候在门外了，寒风凛冽，他却仅穿着单袍。

算来我与他已经三年不曾见过面，最后一面还是在他和文乐的婚宴上——我身为大理寺卿，不得不去赴这场喜宴。他穿着喜服过来敬酒时，我挡住了他替我斟酒的手，客气地推辞：“在下不擅饮酒。”

他抬眸望过来，清俊坚毅，轮廓分明，一副深沉稳重的模样，我只能在心里默念：这便是文乐喜欢的人。他也没有为难我，微微一笑便掠了过去。

如今再看见他，和三年前相比，分明清减了不少，明明最近大权在握，隆恩盛宠，眉目间却倦意深沉。

我下马拱手而立，向他解释：“我奉圣上之令前来调查。”

他侧过身为我让开一条路，步伐仿佛不稳，声音沙哑：“请，宋大人……”

我一直都不信文乐会死，在入宫得到消息的时候都有一种身处黄粱梦的错觉。她在碧玉年华求旨嫁给季喙，而今还不到二十，她怎么会死？

我刚进屋的时候，屋里一片狼藉，文乐的侍女伏玉半跪着守在床边。

她听见动静便抬起通红的眼，将手里的烛盏用力扔过来，但大约是脱力，所以烛盏骨碌碌地顺着地毯滚

# 卿 为 红 尘

## 拂 鬓 华

\*  
绿  
袖



在我的脚边。我看着她，她瞪着通红的眼，大概是用嗓过度，所以字字句句都像是从喉咙中泣血而出一样：“谁敢来？我身后的是大梁的公主，她死在这府中，谁敢上来？”

季喙在我身后淡淡地解释：“她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文乐的死不是意外，想着文乐身上一定留有线索，所以不肯让别人接近文乐的……”他忍了忍，到底是没把尸体那两个字说出口。

我半蹲下来，稳住颤抖的音调，唤她：“伏玉，是我，大理寺卿宋子衡，你还记得我吗？”

伏玉眸光转向我，定定地看了很久，看着看着眼里的泪就簌簌地流下来，像是找到了宣泄口：“宋大人……”她的嗓子嘶哑得发不出声来，只说：“我终于等到您了，公主终于等到您了……”

我忍住嗓子里涌上来的血腥，一步一步慢慢地靠近被她护在身后的床榻。

然后，我终于又看见了她。

初阳初阳，嫁为人妻的初阳，与我阴阳相隔的初阳。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并没有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外伤，甚至面貌也不似溺死的人一样，双手叠放在腹部，眼睛微阖，脸上的肤色苍白中透着青紫，漆黑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旁，蜿蜒至床榻的广袖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水。

仿佛是在入睡一样。

伏玉在我身后泣不成声地陈述：“我不敢让人碰公主的身子。公主出事那几天都是忧心忡忡的模样，是奴婢没用，不能替公主分忧解难，奴婢只能护着公主，不能让杀害公主的人逍遥法外……”

我跟随着上前，听到这句蓦然抬头看了一眼后面面色苍白沉默不语的季喙，眼神凛然，我开口打断伏玉的话：“你怎么知道公主是被人所害？”

伏玉沉默了片刻，然后像下定了决心一样，一字一句地开口：“公主昨晚出去前，曾交给奴婢一封书信，让我一定妥善收藏好，等她有什么事之后转交给您。”

我接过她递过来的信，初阳自幼临摹的就是我的字帖，一笔蝇头小楷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字迹，我如被雷击一般，薄薄的宣纸飘然坠地，我通红着眼睛蓦然看向季喙，下一刻已经握紧拳头朝他的脸上挥了过去。

屋子里的人发出压抑的尖叫，季喙并没有躲开，向后踉跄了一下，目光却一直死死盯着落在地上的那张纸。上面短短十七字，一字一句都扎在我心上。

“子衡，我这绝望不堪的一生，真的是太累了。”

这就是她给我留的最后一句话。



我将初阳的绝笔呈给圣上，他望着那张字笺半晌没有说话。良久之后，我听见他的冷哼：“其性肖母，死有何辜？”

我沉默不语。初阳并不得宠，她的生母当初自戕在后宫，至今仍是宫中大忌，皇室中人自戕是为大不敬，怨不得陛下在盛怒之下迁怒初阳这么多年。

他顿了顿，最后一次提及初阳：“文乐公主是感染风寒致死。”这便是不去追究初阳自戕原因的意思了。

我默然退了下去。

保和殿外的百级台阶一级一级地在脚下排列，我抬头望着宫中远处隐在天际下的飞檐拱瓦，鎏金的金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最后一场残雪已经消融，她的一生也在这寥寥数语中终结了。

初阳的丧事在三日后举行，我站在乾坤门的城墙上，望向长街上蜿蜒数丈的送葬仪队：三十六人将她的棺木抬出乾坤门，季喙走在最前面，整个灵隐寺的和尚分列在棺木两旁，闭眼合掌，诵经声不绝于耳，浩浩荡荡，热热闹闹。

在她死后，陛下才给了她一位皇家公主的体面。

喧闹的声音渐渐远去，雪白的纸钱铺满了整条长街，风一吹，就呼啸着卷向远方，清清冷冷，分外寂寥。走在前头的季喙突然像是感受到了什么，抬眼朝我这个方向望过来，目光沉沉，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闭上眼转身下了城门，我不会放过他。

我回到府里的时候，伏玉正在给初阳烧纸。初阳下棺前，我就将她从季喙的府邸里接了出来。她哭得眼睛红肿，嗓子嘶哑，见我过去，开口道：“公主很爱他。”

闻言，我默然，我当然知道她爱季喙。

没有人比我更明白她对季喙的爱了。

算来我与初阳相识至今，已有十二年了。

那还是十二年前的深夜，子时寒重，一场大雨将下不下，御前的人秘密来宣我爹进宫时神色匆忙，我当时已在大理寺任职，便跟着一起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在简朴的房间里，寒冬腊月的，却连一点炭火都没有，御前的李公公候在床边，床上躺着一位宫妃，颈项间的勒痕宛然，以帕遮面。李公公连眼皮都没抬，指着她对我爹说：“请宋大人验尸。”

我爹看了我一眼，我向前一步，掀开那宫妃遮面的白帕，她青白的一张脸，眼直直地瞪过来，舌头耷拉得老长。我颤抖着手探在她的颈间，是自尽非谋害，身体僵硬，早已死透了。

李公公得到回答就走了，他出门之后我却再也忍不了，所幸这地方偏僻，人迹罕至，我想着那具尸体的模样，扶住殿外的树干呕起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人在身后问我：“你没事吧？”声音稚嫩，却清清冷冷的。

我狼狈地扭过头，此时是深夜，后面门檐上灯笼里的灯光朦朦胧胧地罩过来，半大的小姑娘穿着半旧的嫩黄色袄裙，手里撑着一把素伞，漆黑的眼睛里毫无波澜，含了雪一样冰冷地望过来，又问了一遍：“你害怕吗？”

我年少时最好面子，也不知该如何答她，只好沉默。她的神色在身后大红的灯光里露出一抹真情实意的困惑来，她微微歪头，问我：“为什么害怕呢？她脸上的帕子还是我亲手遮的呀。”

我忍不住问她：“你认识里面的宫妃？”

“嗯。”她的语气轻描淡写，眼里是不符合这个年纪的漠然，“她是我母亲。”

我惊骇得后退一步，她似无所觉，抬眼望了望黑沉沉的天，提醒我：“要下雨了。”

她的话音刚落，久候的大雨如期而至，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渐渐连成一幕幕水线，雨顺着我的下巴往下滴。一道惊雷炸在天边，瞬间亮了半边天，她将伞沿轻轻上抬，露出一张苍白的小脸来，甚至轻轻对我笑了笑，问：“大哥哥，你要一起遮雨吗？”

这便是我和初阳的初遇。

很久以后，我都记得那夜的每一个细节，漫天漫地氤氲的水汽，她站在我面前撑伞问出的那句话。现在闭上眼，我甚至还能在回忆里一笔一笔勾勒出那夜她隐在灯光照亮的雨线里的轮廓。直到她遇见季喙，这一笔一画才在时光的洪荒里渐渐透出痛意来。

我知道她爱季喙，可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爱他。

我曾经以为，她不会爱上任何一个人。

我爹是御医院的院史，常驻宫中，我在大理寺有官职在身，就时常跟在他身边参看病例，因为在办案的时候也用得上。

初阳那夜不符合她年纪的漠然，给我留下了极深

的印象。

她母妃自戕惹怒了陛下，她在宫里的生活并不好过。我在宫里多多少少见过捧高踩低的事，只是没想到会厉害到那种地步。

我再次见到她，是她亲自来御医院拿药。隆冬时节，院里的人大多偷懒，没什么人在，我在精医堂靠着檀椅看医书。身前的一盆炭火不知道烧到了什么，火苗忽地蹿高，火星四溅，一簇火星溅到医书上，很快就黑了一个洞，我手忙脚乱地上手去扑，却听见一阵笑声。

抬起头，她就在门口，扶着门框，看着我笑。

她是来向我拿药的，一位无依无靠不受宠爱的公主，连要一点治疗手部冻伤的药御医院都推三阻四的。我替她敷了药，看着她红肿的手，我踌躇了很久才问：“尚宫局克扣了你宫里的炭火？”说完我就后悔了，这是宫中，我本不该这样多事的。

谁知她却摇摇头：“是太傅罚的。”她抬头对我清清冷冷地笑：“我的字不好看。”

她说完我就明白了，并没有人关心她的学业。我愣了很久，才开口：“我的字倒还不错，若是公主不介意，就临摹我的字帖吧。”

她的眉眼疏淡，此刻却一直盯着我，半晌后才微弯眼睛露出极淡的笑意，向我无声地道谢。

后来没多久我便离了宫，我和她在宫里的交集寥寥，到此为止。

我身边并没有能去分享这段回忆的人，只能和伏玉说一说。她在这世间唯一的痕迹，就在我这寡淡的记忆中，我想找个人，和我一起谈谈她。

伏玉将手里剩下的纸钱一股脑儿地扔进火盆里，火苗一下蹿起来。半晌后，她才说：“宋大人，你错了。”

我望着她，她顿了顿，才补充道：“公主最先碰见的，并不是你。”



她最先碰见的，是季喙。

“季喙身在武官世家，当年季大人在沙场上，季喙入宫成了四皇子的陪读，公主在那时候，就碰见了季喙。娘娘生前并不在意公主，公主幼时孤苦，生性寡淡，我自幼跟在公主身边，所以一直很好奇，公主为何偏偏给了季喙青眼。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羡慕。”

“羡慕季喙？”

“不，”伏玉摇了摇头，“是梁纓。梁纓梁纓，你可知，

她原本姓的，并不是梁。”

她这样一说，我就知道是谁了。

这是上一辈的秘闻了，季喙的爹当年征战沙场的时候，在元阳关大败于西凉，最后查出来是他手底下的一位将领叛变，泄露了营中机密，陛下震怒，将这位将领全家老小一律问斩，仅有一孤女逃出。

后来大梁大捷之后，这位将领被证是受西凉诬陷，可惜已经晚了，季喙的爹认了这位孤女做义女，梁帝为了彰显皇家宽宥，赐了那位逃出的孤女国姓——梁，她的饮食住宿皆按当朝公主的规格，甚至入了太学监学习，这便是梁纓了。

伏玉抬头望了我一眼：“季喙对梁纓……很好。”

我在伏玉的倾诉中沉默着。

算来，这也是一段隐藏在岁月罅隙中布满灰尘的回忆了。

那是早春四月，宫中纸鸢盛行，才露青意的宫中园苑湛蓝的天空上随处可见五彩的纸鸢，纸鸢的彩带上坠着小巧精致的宫铃，清脆的铃铛声从天际遥遥传过来，宫中女眷皆爱。

初阳第一次看见季喙，是在偏僻的御花园一隅，清俊的少年手持巨大的彩鸢，望着面前的少女，语气极为温和轻柔：“阿纓，这是我给你扎的纸鸢，喜不喜欢？”

娇小的少女眉眼还未长开，却偏偏有这世间最恶意的冷笑。初阳看着梁纓接过来，在少年还未弯唇露出一抹笑意的时候，她似是手滑，那枚纸鸢便坠入脚下未干的泥土中。紧接着，在季喙弯腰去捡时，一只湘绣的精致绣鞋踏了上去。初阳从青翠的遮遮掩掩的枝丫间隙中望过去，刚好看见了梁纓离开前状似无辜的充满恶意的笑容。

初阳本无意窥探别人的隐私，她想顺着园中的白石小径悄悄遁走，抬脚临走时望着孤零零地站在园中的季喙和地上的纸鸢，却突然犹疑了。

她连一只纸鸢都没有。

这样想着，人已经分花拂柳地转了出去，然后带着笑意指了指地上的纸鸢，她问站在原地的季喙：“你这纸鸢还要不要了？不要给我可以吗？”

季喙愣了一下，随即很快地点头：“当然可以。”

“那只纸鸢我看见了，斑斓的色彩上印着一只脚印，泥土潮湿，沾上去了擦都擦不掉。公主就在那里慢慢地擦，”伏玉讲着，不知道想到了什么，面上笑意转瞬即逝，“哪里能擦干净？无论怎么擦，都有道印子。不过那也

没关系，后来公主就带我一起去放纸鸢。”

那是她第二次遇见季喙。

初阳喜静，加上在宫中并不受宠，放纸鸢的地方选得也僻静，旁边的园子里也有一些太监小厮在放风筝。他们的风筝是专门为皇子和世家公子哥准备的，大梁好武，皇子和世家公子皆用射风筝来锻炼臂力和箭法。

初阳的纸鸢刚颤巍巍地升上天空，一支箭羽便凌空而来，“扑哧”一声射穿了她的纸鸢，骨架上的纸破了一个大洞，连缓和的时间都没有，便一头扎了下来。

初阳愣愣地捡起纸鸢看着，远处便急匆匆地跑过来一个人，声音清越，在初阳的身后问：“我射到你的纸鸢了？在下武侯侯之子季喙，多有得罪。”

她拿着纸鸢转过身，就看见手里拿着弓箭的季喙，眉眼俊朗，带着薄汗，她默念了一遍他的名字，一双眼睛波光潋滟。她这一生只问别人要过一样东西，也只跟季喙要过这样东西——她歪着头，然后笑意清浅地望向他：“季喙，你可要重新赔我一只纸鸢。”

季喙爽朗地笑起来，少年俊朗，眉飞入鬓，意气风发的模样，颌首答应她：“那是自然。”

我年少时曾对初阳伸以援手，后来也和她有过寥寥交集，后来在宫外再相见时，她为人漠然清冷，带着恰到好处的疏离和矜持，是一位公主的风度。她知交甚少，我原以为自己在她面前也算一位独特的存在。

到如今听了她和季喙的往事，我才知道，她在喜欢的人面前，原来是这样的。

这样的小女儿娇态，袅袅娉婷。

这是我不认识的初阳，到现在，我才发现我的那些自以为是的情意拳拳不过是一场镜中月，水中花。

#### 四

再后来的事顺理成章，季喙在隔天重新送了初阳一只纸鸢，是宫中最手巧的工匠所做，薄纸上铺一层金粉，纸鸢的尾椎上系着两个宫铃，拿在手里丁零作响。

这是宫里的女眷最爱的样式，放上天空后，金粉熠熠生辉，映照着春日暖阳，是能让所有姑娘家心生欢悦的精致。

可是她望着那只精致的纸鸢，把它放在了闺阁的深处，再也没去碰过。

我想，她喜欢的，大抵还是那只季喙亲手做出来被别人嗤之以鼻，却被她珍而重之的纸鸢。

“后来公主说，”伏玉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世上喜欢的东西就应该小心翼翼地藏起来，藏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去，不然就易折而损。”

“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她对别的东西表现出明显的喜恶，我越来越看不透她的心思，直到锦妃自戕的那天。”

她的母妃自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碰见了初阳，她镇静淡定，完全不应该是一位姑娘家应有的反应。

“那时我和公主从太学监回去，殿内的奴才们都偷懒去了，整个大殿一个人都没有，”伏玉用手遮住眼睛，浑身不可抑制地战栗起来，“那扇门推开后，是我此生最恐怖的回忆。”

那扇门推开后，锦妃吊在大殿的中央，直直地望着门外，已经没声没息了。

锦妃其实并不受宠，她一直郁郁寡欢，看着对帝王的宠爱并不在意，对这个唯一的女儿也不甚在意，平时神色恹恹，没人能想到她会自戕。

伏玉当时就吓得瘫软在地上，初阳踉跄了一下，脸色苍白得可怕，默然良久之后才混沌沌地转身，往外面走，嘴里说着：“要派人通知父皇，要找内侍局的人来处理，内侍局在哪里？内侍局……”

伏玉瘫坐在地上不能动，眼泪肆虐，眼睁睁地看着初阳嘴里念叨着内侍局却六神无主，脚步踉踉跄跄地往相反的方向去了。

她不过是故作镇定。

她没有找到内侍局，却到了太学监，刚好碰见了来太学监看望梁纓的季喙。

他们已经有过数面之缘了，她极少会有这样六神无主、神色茫然的模样，季喙不过犹豫了一下，就上前问：“文乐公主，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终于找到一个熟悉的人，忍不住死死攥紧他的袖摆，毫无血色的唇一直颤抖着，却什么话都说不出，眼睛渐渐地蒙上一层水汽，她只能用哀求的眼神无声地望着他。

他一愣就知道出事了，初阳牵着他的袖摆往锦阳殿去，他看见了还吊在那里的锦妃。

到底是世家出来的公子，他有条不紊地唤来小厮，让他去找敬事房的总管通知御前李公公，再让李公公告知皇上。最后，在奴才们闻风赶来的时候，他伸手拂去她挂在眼角的泪，柔声哄她：“你不要怕。”

他不宜在后宫之中多做停留，离开前还得空看了看黑压压的天空，抬手拍拍她的头，亲厚得如同对待自

己的妹妹，安慰道：“今晚注定多事，这些奴才们肯定无暇顾及你，晚上估计有场大雨，你记得拿伞，不要被淋到。”

她便深深地望着他，望进了心里去。

所以，后来我初遇初阳时，她撑着一把素伞，模样冷静淡漠，那是遇见季喙之后的初阳，那个孤立无援、心惊胆战、六神无主的初阳，只在季喙的面前出现过。

兜兜转转，到头来，原来每一环每一节，我都迟了一步。

迟了太多步。

我如鲠在喉，一阵风过，化成灰的纸钱扬了起来，被风卷着飞向远处。

过了半晌，我才沙哑着嗓子勉力问出来：“可是后来，她嫁给了季喙，并不开心是不是？否则她也不会……也不会想不开……”

伏玉叹了一口气，已经泪流满面了。

“季喙并不喜欢公主……一点也不曾喜欢过她……”

她话音刚落，我就猜到了，他喜欢的是梁纓。

当初因为季老将军，梁纓满门倾覆，后来季老将军认了梁纓当义女，将她接在季府，满心愧疚地补偿着，季喙和梁纓自幼一起长大，日久生情，也不是不可能。

更何况，季喙娶初阳，本就是不得已而为之。

大梁盛世之后，就很少有人愿意嫁给武官了。大梁盛世，梁帝好战，所以武官基本都在战场之上，虽说手掌重权，但生死难测，所以稍微有点权势的官员都怕将女儿嫁过去之后就守了寡。

季老将军去世之后，皇上为了安抚人心，就将自己的女儿指婚武官。可是寻常的公主他并不舍得，挑来挑去，就选中了透明人一样的初阳。

圣上指婚，避无可避，这对其他姑娘来说唯恐避之不及的一桩婚事，对初阳来说，应该是她这被忽视的寡淡的一生里唯一一件上天眷顾她的事情了。

可是这份眷顾，却活生生让她送了命。

他们成亲的那一晚，我受邀去喝了杯喜酒，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季喙。他来向我敬酒，红衣黑发，衬得脸色越发苍白，他的这杯酒被我以不擅饮酒推辞了。我原以为这是一切的起点，兜兜转转，这竟然是起承转合的承。

在我的沉默中，伏玉继续说着这一段往事：“季府里的人都知道季喙喜欢的是梁纓，公主自然也知道，可是她从来没去管过，她向来没去争过什么东西，也不屑

去争。季喙对公主挺好，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他只是不爱她而已，可到底比在宫里要好多了。”

“季喙上战场的时候，梁纓跟着去了，公主也没说什么。后来青崖岭一战太过危急，前线的人回来说战况危急，季喙还受了伤，公主不顾我的阻拦执意要去。她说不管怎么样，季喙的尸骨不能落在外面，若是他真出了事，她也要把他的尸骨带回来葬在季家的祖坟里。”

“那一战季喙挺了过来，大获全胜，可不知道公主是不是因为奔波劳累，小产了。从战场上回来，公主的精神就一日不如一日，记性渐渐变差。她一直看得开，所以我怎么都想不到她会跳湖。”

伏玉说到这里泣不成声：“我先前疑心是梁纓那边的人动的手，不敢让人碰公主的尸体，可没想到，公主会给你留下那样一封绝笔书，现在想想，她大概是真的太累了。”

她的呜咽声渐渐变大，我停留了片刻，就走了。

突然，如同划破混沌的一道惊雷响起——不对，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对，初阳绝对不是自戕。

我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她留给我的那封绝笔书上的一字一句，在不久之前，她都曾亲自和我说过。

在静安寺，一模一样，只不过比她给我留的这张绝笔书，多了几句话。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初阳，也是我在宫外第一次看见她。

那时我上静安寺办案，刚好碰见在那里休养的她。

现在想来，她那时应该刚小产没有多久。

我当时沿着寺庙的青石阶拾级而上，头一抬就看见她倚在寺中的菩提树下，头发仅用一根木簪挽着，穿着素衣，看着极为消瘦，脸上一丝血色也无。当时正值盛夏，她在腿上搭了一张素白的薄毯，睁眼望着虚空出神，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想。

我倒是想不到会在这里碰见她，大骇下连回避都忘了，直愣愣地问：“公主？”

她茫然回过神来，能看得出来精神极差，漆黑的眸子望了我很久，然后才想起我是谁一样，露出一抹笑意来：“宋子衡？”

我快步走过去，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她的笑意转瞬即逝：“散心而已。”顿了顿，她又问我：“宋大人呢？”

我看她神色恹恹，所以有意拿在办的案子让她开

心，便说：“我来查一桩旧案，这庙里有位香客拐了青州节度使的女儿，我来断案。”

她笑起来，问：“那位姑娘是心甘情愿的吗？”

我摇了摇头：“当然不愿，可这位香客给她下了失心散，不致命，却渐渐神志缺失，忘尽前尘，除了这位香客身边，当然哪里也去不了了。”

我原以为这种奇闻逸事会有她的反应，谁知她听完之后脸色却越发苍白，连最后的一丝人气都没有了。

我担心地望着她，出于礼仪并不敢上前，谁知她伸手捂住脸，半晌笑出声来，说了一句：“原是这样。”

我向前一步，她却突然放下手，含笑望着我：“子衡，我这绝望不堪的一生，真的是太累了。”我惊讶地望着她，她已经偏过了脸，望向青翠的菩提树枝，补充了一句：“可是有时候想，只要还在季喙身边，就没有什么是不能忍的。浮尘万千，这世间一切不过是眼前浮尘而已，可是不管怎样，我到底还是在他身边。”

她说完闭上眼睛，我到底不好久留，放轻脚步就慢慢地离开了。

这些被忽略的细枝末节一点点地在回忆中清晰起来，连成了一个惊悚的真相来，所有的一切，都完美地对上了，契合得只差一个契机来证明我的猜测并没有错。

## 五

我不久之后又重新拜访了季府，季府的人如临大敌，季喙亲自出来见我。

距离初阳下棺不过数日，我再见他时却完全认不出来他了，他消瘦得厉害，连个人形都没有了，只有眉眼的轮廓依旧还在，端的一副情深义重的模样。

我客气地对他拱手，道：“季将军，在下查案。”

他身后的小厮不客气地嘟囔：“不是已经定案了吗？”

我冷笑一声：“我查的自然是别的案。”

季喙偏头咳嗽一声，他咳得太厉害，如同风中残烛一般，半天气息稳了过来才让开一条路：“请。”

我让他将我领去了初阳以前的房间，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就在前带路。

初阳的房间很干净，他应该有让人时时打扫，下午的阳光透过窗棂射进来，我关上房门，只留我们两人，季喙站在日光下定定地望着我，看见我关上门之后才问了一句：“宋大人查什么案？”

我收起笑，望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通敌叛国的案。”



他脸色突变，张口欲说话，却又是一阵咳嗽。他以手抵在唇边，咳得腰身微弯，这个样子一点也不像久经沙场、杀伐决断的将军，连拿笔杆子的书生都不如了。

我没理他，继续说：“这件事，是不是还要从季老将军那一代说起。”

季老将军当年大败于西凉，陛下震怒，本来要重重地罚，谁知道季老将军查出来是营中出了内奸，陛下给了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营中机要，所知之人本就甚少，这样受重用的将领怎么可能是内奸，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季老将军当年为了保全自己，推出了一个替死鬼。

这个替死鬼被满门抄斩，仅留下了一位孤女，最后改姓皇姓梁，就是梁纓。

我在他惊天动地的咳嗽声中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的推测：“我后来查过资料，青崖岭一战，你先前完全处于上风，为什么后来九死一生，被压制得那样厉害？”

他终于止住了咳嗽，静静地抬头看向我，目光悲凉。我只能继续说：“伏玉告诉我梁纓跟着你一起去了战场，你或许是因为喜欢她，或许是因为内疚，她在你身边，完全可以得知营中机密。她对梁帝恨之入骨，对季家恨之入骨，让我猜猜，她会不会把你帐中的消息透漏出去？”

季唻一句话都没说，我闭上眼说出了自己的推测：“初阳后来破釜沉舟去青崖岭找你，回来后一直精神不济，她是不是发现了梁纓通敌叛国的事，所以你为了保全梁纓，对她下了手？”

我猛地逼近他，攥紧他的前襟，逼问他：“是也不是？”时间仿佛静止一样，我能看见夕阳一寸一寸地斜移。我等了半天，听见了季唻极轻的回答，极轻极轻，让人疑惑是不是在长远的等待中出现的幻觉。

他说：“是。”

我松开他的前襟，往后退了一步。

他的语调很轻：“季家对不起梁纓。这件事我知道后怒不可遏，我在营帐里质问梁纓，我们争执了起来。我没想到初阳会在那个时候去青崖岭，我怒气冲冲地掀开营帐的时候，就看见了脸色苍白地站在外面的她。”

他的眼睛里似有泪意滑过：“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生气，她说梁纓迟早会毁了我，她要杜绝这种可能，若是青崖岭大败的话，她要把这件事告诉陛下。季家欠了梁纓那样多，我不能这样做。她最后哭着答应了。”

“但是梁纓却不放心，我军大胜，班师回朝的时候，她将初阳从马上推了下来……”他撕心裂肺地咳嗽起来，“我想弥补一个人，却注定辜负另一个……”

后来的事，我都知道了，初阳没死，只是小产而已。我不可思议地望着他：“就为了让梁纓放心，你给初阳喂了失心散？”

他行将就木般答道：“那药只会让人心志缺失，忘记一些事。她小产后精神不佳，我把失心散加在了她的补药里，可她不需要怕，我会对她好，我会照顾她。”

我偏过眼问：“可是，如果她知道呢？”

我终于知道那日初阳为什么在静安寺听见我的话之后，连最后一丝人气都没有了。

我看向房间，那里有一块很大的铜镜，铜镜里映射出季唻消瘦的身影。我能想象到，她小产完，坐在铜镜前，看着铜镜里季唻往她补药里加失心散的样子，然后他亲手端过来。

她不知道他在里面加了什么，可是是他端来的，所以她笑着喝下去了。

她这一生豁达，极少去争什么，不到心如死灰的时候，她是不会自戕的。她一定，是生无可恋，绝望到极点了。

我忍着泪，离开前最后和他说：“我和初阳相交寥寥，你知道她为什么给我留那样一封信吗？”

他茫然地望着我。

我转过身：“因为她知道我是大理寺卿，她知道我会来查案，所以她把你所有的后路……都安排好了……”

我抬脚就走，最后关门前，看见他咯出一口血来，星星点点地溅在袍子上。

寒风凛冽，拂面而来，吹得我眼眶生疼。

季唻将梁纓保护得再好，尽管如此，我也没有见到她。不过这也不重要了，如果这是初阳希望的事，我理应不该让她失望。

她死在别人的一段情深里，死在自己的绝望中。

像是多年以前，季唻将那只纸鸢送给梁纓，被她嗤之以鼻地踩在脚下，初阳得到了那只纸鸢，最后还是被季唻射穿了，她想着得到了那只纸鸢得不到那颗心也无妨，可她最后连那只纸鸢也没有留住。

这世间，除了痛苦，没有一样是她的。

兜兜转转，起承转合，不过是一段不值一提的被辜负的情深而已。